



名家美文

看云在高空作画

□ 谭谈

我们小院有一个露台。露台四周是晾衣服的架子,用来晾晒衣服、被子。得闲时,我总爱搬上一把椅子,到露台上坐着晒晒太阳。某一日,不经意间,我举头往天上一看,只见一团巨大的白云,雄赳赳、气昂昂地从我头顶的天空滚过来了。一看那气势,不禁使我的身子为之一振!

从此以后,我就有了一个习惯,早早晚晚,我总爱搬上一把椅子,坐在露台上,看云彩在高空作画。有时,云彩单独表演,有时,它借用太阳的光辉,为自己助力添彩。无论是单独挥毫,还是与太阳联手,都表现得非常到位,画作浑然一体。呈现在广阔天宇的作品,精彩极了。

好多次,我看到,太阳刚刚从洱海那边的山头露脸,猛一团浓云扑了过来,生

生地吧太阳给遮住了。太阳在云团里挣扎,强行将它的金箭,从云层缝隙中射了出来。在厚厚的云层包裹下,太阳的光芒被缩成一束,如探照灯般射向洱海。顿时,洱海海面上的波浪浪浪,在太阳光的作用下,反射出一片金光。海面上的波浪,在金光里舞蹈,呈现出一幅灿烂无比的画面!天上地下,那画面的巨大,那色彩之丰富,那层次之分明,让人看了叫绝!

大自然是最高超的美术大师!它的艺术手笔之大,作品画面之壮阔,是人间任何美术家无法企及的。

正当我被这个画面弄得如痴如醉时,一定眼,强行遮住太阳的那团浓云,松开了一条线,海面上的光斑强烈起来,眨眼间,仿佛惊飞了洱海中的一群水鸟,

此刻你再来看天空,浓云四周,一群白白的薄云,如一群飞鸟,正在高空展翅飞翔……

有时候,天空上万里无云,像是一张湛湛蓝蓝的纸,铺展在天宇之中。忽然从苍山那边爬上来几团洁白洁白的云彩,山间生成的风也跟了上来,风像一条赶牛的鞭子,赶着云团往高空奔来。在风的作用下,云团变幻着,不大一会,你举头再看空中,云彩变成了一群奔跑的牦牛,此时,蓝天竟像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草原。

多数时候,云彩是从苍山那边爬上天空作画的。从山那边浮上天的云彩,是要借助太阳的光芒为自己助威。也有时候,云彩竟在山腰间钻出来的。这时候,它是要借用青山的色彩,为自己的作品着色。它或薄或厚的身躯,飘动在山腰间,几分神秘,几分魔幻。就在这些变幻飘动之中,山腰间升腾出一股蓬勃的灵气涌动着画面之上……

云彩的画作,简直是无处不在。有一次,我坐在露台上,一转身,就看到一团巨大的棉絮般的白云,竟挂在我的屋角上。不注意,还真被它吓了一跳。

清晨的时候,云彩多是在洱海上空作画。那时,正是太阳从那边出来。它常常恶作剧似的作弄太阳。就在它与太阳嬉闹之间,一幅幅高超的画作就创作出来了。傍晚的时候,太阳从苍山尖尖上落下,云彩便转换场地,到苍山山顶上展示它的美术创作的天赋来了。开初,明明是几片薄薄的白云,从蝴蝶泉上面升腾上来,像一群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。不一会,它巧妙地借来一缕夕阳。夕阳落在白云上,白云着了彩,转眼再看空中起舞的,已是一群五彩斑斓的彩蝶了……

有时候,它不知是和天宫玩恶作剧,还是真的对天庭有意见闹情绪,它竟从

四面八方绘出来一个个火堆,让天宇四周燃起熊熊烈火,一齐烧向天宫。《西游记》里,有一个孙悟空大闹天宫,此刻,它竟来一个火烧天宫。比起孙悟空来,它这一手,就要厉害多了!

坐在露台上,看高空云彩作画,真是一种绝妙的享受。我发现,云彩在作画中,善于借用太阳、借用青山为自己的创作服务。为此它们之间,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你看,每当太阳要从苍山山顶上落下去的时候,它难舍难分,不忍太阳从山顶上滑落下去,便拼命地拽着太阳不放。实在拽不住了,太阳还从山那边,射过来一缕缕强光,赠送给上空的云彩,最后帮助它完成一幅绝妙的晚霞图……

任何事情,都会有遗憾。看云在高空作画,也如此。有一回,一场春雨过后,云团散去,太阳重返天空,把一缕缕光芒洒向大地。空中一幅美丽、壮阔的图画出现在天幕:一道彩虹,从洱海升起,一直落到苍山山顶上,如一条巨大的彩带把苍山洱海紧紧地系在一起……当时,手机不在身边,等我回家取来手机拍照,彩虹已隐身天宇了……

遗憾留在心中,希望也留在心中。我在等着,下一个机会的降临!

(作者简介:谭谈,1944年生,湖南涟源人。有六百余万字作品行世,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等多部作品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。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湖南省文联主席,系湖南省首批优秀专家。最近,获湖南省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。)

天涯诗海

春风里

■ 马克

谁的歌声
回荡在我的耳畔
让我走进那个幸福的画面
鱼儿浅游,溪水潺潺
水中映照着我们的笑脸

旭日光芒万丈
眺望远方,果园、村庄隐身地平线
脚下无数野花竞相绽放
青青麦苗在原野上把春天装扮

田间地头充满诗意
乡间小路上写着无限留恋

谁的笑声
飘过我的耳畔
让我再次走进那天的浪漫
鸽哨悠扬在蓝天上划过
身边,一树树粉红色樱花热烈、灿烂

春风在湖边讲述着幸福往事
依依垂柳在眼前舞姿翩翩
朗朗笑声,春光无限
一排排樱树在长堤上列阵,蔚为壮观
春天的湖边写满了爱情故事
蓝色湖水轻轻拍打堤岸
伴着爱的和弦

春分

■ 邱杰超

燕子站在春的中间
张开的尾巴将春剪开
分你一半春

雨水过后,从惊蛰中醒来
春已过半,清明谷雨相连
与山水与花草平分春意

春日暖阳,桃树下搭上帐篷
看葱郁绿林,听水禽鸣唱
与天地与江河平分昼夜

采集野苜蓿,煮碗春天汤
纸鸢空中飞舞,带领人们在
草坪奔驰
清风带着花香拂面将春天
分给每一个人

泉

■ 李保东

全身裹满艾草和野花的香味
在青崖翠壁间
过着隐居的日子

这是一潭
深藏于大山怀抱的玉液琼浆
唯有樵夫和狐狸
醉过两回

它也为一只脱俗的斑鸠
赋予灵感

夕阳西下
泉水都会敞开清澈见底的心
等待悬空的鸟鸣
落地回家

时光荏苒

“每年的春天一来,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,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。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,可等整个春天都过去了,根本什么也没发生,我就很失望,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。”这是电影《立春》里的一段台词。

每年春天,我也在期盼“大事”发生,期盼着那些深埋在严冬里未解决的难事、愁事,变成好事、喜事。每当深夜无法入睡时,我便在心里劝说自己: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,天大的难事,到了春天总会有转机的。

29岁那年,我从原来的单位辞职,去北京某著名化妆学校学化妆。学成归来,我决定先找一家影楼实习,积攒一定经验后,自己再去开一家小影楼。本以为拿着优秀毕业生

的证书,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实习的地方,但我去了十几家影楼,得到的答复都是:回去等通知。

无奈之下,我只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。那个冬天,我找了一份发传单的兼职,这个工作比较自由,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打听有没有影楼要我。但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了,全市的大小影楼我问了一多半儿,均无回应。

冬天很冷,我站在寒风中发传单时,便安慰自己,等明年开春了,肯定会有好消息传来。但第二年春天,别说好消息了,连一个普通消息也没传来。我开始后悔了,我真不该辞职。

我灰心了,不久便辞去了发传单的兼职,每天窝在家里不出门。母亲看不下去了,帮我去找在私人企业当车间主任的族叔,让我进他的车间,

“而立”之春

□ 马海霞

当一名流水线工人。

我不想学,我在原单位是管理人员,后来学的是化妆,实在没想过去车间干活。但经不起母亲天天数落,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了。

族叔所在的企业有六千多名职工,大部分都是年轻女孩。有些人听说我会化妆,便找我帮她们修眉。

没想到,我这一“修”便名扬全厂。每到中午休息时间,我便被一群小姑娘围得里三层外三层,全是等我修眉的。没过多久,我的业务从免费修眉发展到免费美甲,后来免费业务拓展到化妆、整体造型。

这些被我打扮漂亮了的小姑娘们,建议我在厂门口租间店面,卖彩妆,顺便修眉和美甲,甚至还可以带学生教化妆。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城里,还没有一家从事这些服务

的店呢。

说来也巧,不久后,厂门口就有一间小门面出租。那年夏天,我租下了那间门面。因为我有固定客源,所以一开业生意就非常火爆。

30岁那年的春天,我一度认为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春天。我每天干着单调重复的重体力活,每天都愁容满面,看不到希望和未来。但现在回想起来,那个春天却暗藏着机遇,倘若我没有去工厂打工,就不会遇到那些小姑娘,后来也不会开彩妆小店,事实证明这比开影楼更适合我。

其实,春天也是寻常日子,不要给它过多的“滤镜”,冬天解决不了的事情,春天也未必能解决,但日子没有白过的,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,总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。

生活记事

低调的善良

□ 涂启智

我十岁那年的一天中午,母亲生火做饭,匆匆往灶膛填了一把柴,起身走开。没想到,灶膛里的火苗顺风飘出,引燃灶门墙角堆放的柴禾。火势直往上蹿,像一条蛇一样,紧紧缠住紧贴墙顶的麦秸,房檐立时火光熊熊。母亲听到动静赶过来,一下子惊呆了。隔壁邻居刘二爷从他们家腾地跳出来,冲到门前晒场边缘,扯起嗓子大喊:“火啊,火!”左邻右舍,大人小孩,一呼百应,拿盆提桶舀水,很快赶过来。十八岁的友哥扛着一架梯子,靠到房檐,提着一大桶水爬了上去。其他几个邻居靠近梯子,与友哥形成接力。十几桶水兜头灌顶泼过去,火焰很快被扑灭。

或许是受到惊吓,母亲竟然哭了。邻居们纷纷围拢来安慰她。站在母亲身后的四奶奶不声不响离开。不到半小时,小脚四奶奶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饭菜,旋风般冲进屋,我听到自己肚子早已咕咕鸣叫。自始至终,四奶奶好像都没说一句话,但我清晰看见她老人家眼角挂着的泪花。这是对孤儿寡母“屋漏偏遭连阴雨”的由衷同情。

我上小学时,万新华老师时常在下午放学后,把我叫到她宿舍,把一个纸袋交给我。里面包着一个大馒头,或者两根金黄诱人的油条。从我八岁始,母亲开始独力支撑家庭。饥饿是我少年时代深入骨髓的记忆。馒头与油条在我们家属于奢侈品。

我参加工作后,有次邂逅另一位小学老师张老师。闲聊中,我深情回忆万老师对我的关怀。张老师吃惊地张大嘴巴:“还有这事儿,我从来没听说过!”张老师又说,记得当年每到学校食堂加餐,每位教职员工定量分到四根油条或者两个馒头。其他人都是在食堂吃完,唯有万老师要打包两根油条或者一个馒头,同事们还以为她带回家了呢。印象中,万老师并没有教过我。她从我的课任老师那里知道我家境贫困,遂慷慨赠予。

今年,市里表彰道德模范,“藏在我们身边”的“活雷锋”——阿德浮出水面。评委会的颁奖词是:“十五年如一日,将无私的爱倾注到偏远山区贫困学子身上。他用沉默寡言诠释了什么叫大爱无声!”阿德省吃俭用,依靠工资定向资助困难学生,累计爱心捐款十多万元。但这事情,阿德从来绝口不提,单位三十多号同事无人知晓。

闲庭信步

采薇采薇

□ 杨丽琴

春天的乡间是一个神奇的万花筒,轻柔的风里摇曳出一个个故事。

看——田野上,一片蓬勃的嫩绿间,飞起如蝶的花朵,一朵朵,一簇簇,或收敛着,若深思;或微展,起势欲飞;或舒展着,振翅飞翔。色彩鲜亮、清新,浅白、淡紫、蓝紫、深紫。那是野豌豆花儿。

一年里,除了万物萧条的冬日,田埂上,沟渠边,野花儿,赤橙黄绿青蓝紫,迷了你的眼,也醉了你的心。花儿向来是女孩子们的钟爱。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弯腰采几枝野花儿,随性,随意,惬意。

野豌豆花儿开了,我喜欢采一把,带回家,找来杯子,蓄了水,插上野豌豆花,放在我的桌前。读书写字之余,一抬头,一只只“紫蝶儿”入眼,心也跟着轻盈;女孩子们,还喜欢折一根柳条儿,编上长长的开着野豌豆花的藤条,做成花环,戴在头上。没人的时候,偷偷地照着镜子,美了又美。

花儿落了,结成一个纤细的豆荚,豆荚籽鼓鼓地撑起壳儿时,在孩子们的眼里是一把把小型的乐器。摘一只鼓得饱满的豆荚,从一边小心地剥开,刮去里面的豆米,掐去豆荚壳尾,放进嘴里,轻轻地吹,会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,我们叫它“响响”。如果掐得长短不一样,吹出来的音质音色也不一样。有时,几个孩子站在田

埂上,排成一排,俨然一个个神气的吹手,嘴里含着自制的“响响”,使劲地吹。或长或短,或高或低,或清脆或低沉的声响,在旷野上跳动、回响,仿佛开一场天然的田园交响乐。

当然,野豌豆也是一道美味。《诗经》中对荒野小娇嫩的称呼很细腻地称为“薇”,并且做出详细解说:“山有藟薇。非水草也。蜀人谓之巢菜。”宋美食家苏轼曾说过:“菜之美者,有吾乡之巢。”说的就是野豌豆。常吃的方法是:拌、炒、盐水泡,都有自然的清香与野味。

野豌豆苗做菜工艺并不复杂。三四月间,母亲常拿把镰刀,挎着竹篮,去田埂上,割一些野豌豆苗头,拣去杂质,洗净,用开水焯一下捞出,挤去水分,撒上盐、酱油、醋、姜、葱,拌匀,淋上香油,即是一道鲜嫩可口的菜肴。

盐水泡野豌豆苗,又鲜嫩又下菜。做法和其他泡菜一样,先调制一些盐水,将洗净的野豌豆苗放盐水中,一般一天就可食用。常常的,母亲会多采一些,浸入盐水中,封紧坛口。吃的时候,掏一把,放锅里用素油清炒一下。

野豌豆全草都可入药,夏天,孩子们生了疔疮,大人们不慌不忙,去田间采些野豌豆苗,用石头砸出汁液,敷在疔疮上,轻微的,一服药,疔

槐香深处

□ 何愿斌

盛装的槐花,像儿童初生的乳牙,自头顶掉落,潜入道旁一池澄碧,贴附墙角锈蚀的犁铧,或者倒伏地上,铺成一路淡淡的幽香……

我来这里,不是归客,不是故人,是一株游动的麦草,是风里的一点尘埃。每家每户走出的,每个窗口浮现着的,都不是我熟悉的面孔。我不会惊扰他们,他们偶尔探寻的目光也打量不出我是谁、我向哪里去。

一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屋前,柴门虚掩,柳絮的薄影印上褪色的春联,蜜蜂嗡嗡嗡嗡,在土墙做巢。我忍不住想走进去,幽沉的里屋恰似神秘的黑匣子,一旦打开,我童年的梦呓、好奇和泪水就会纷纷地呈现。但无论我怎样守候,红艳艳的阿美终究没有从中走过来,向我报以桃花般的欢笑。

我恍然走过木格子窗户,独行如风中的云彩。石头垒砌的院子里,嘈杂声起,一位阿婆拄着拐杖给鸡喂粮食,她反复清点着小鸡的个数,小鸡的个数不及她额头的皱纹多。又是谁在做着针线呢?连连缀缀之下,阿婆神情专注,织就的仿佛一段含情脉脉的诗篇。

日头慵倦了许多,趁着暮色,我悄然离开,捎上放牧的心。风声渐起,暗香浮动,有飘洒的槐花为我送行。

疮就萎了下去。

野豌豆,乡间一种普普通通的野草,却让清淡的日子丰盛、清美。

又是野豌豆花漫天遍地之时,我想走进田野,闻一闻野豌豆的清香,或者采一篮嫩嫩的青苗,或者编一顶花环……